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五筆 第八卷（十二則）

白蘇詩紀年歲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，故作詩述懷，好紀年歲。因閱其集，輒抒錄之：「此生知負少年心，不展愁眉欲三十」，「莫言三十是年少，百歲三分已一分」，「何況才中年，又過三十二」，「不覺明鏡中，忽年三十四」，「我年三十六，冉冉昏復旦」，「非老亦非少，年過三紀餘」，「行年欲四十，有女曰金鑿」，「我今欲四十，秋懷亦可知」。「行年三十九，歲暮日斜時」，「忽因時節驚年歲，四十如今欠一年」，「四十為野夫，田中學鋤谷」，「四十官七品，拙宦非由它」，「毛鬢早改變，四十白髮生」，「況我今四十，本來形貌羸」，「衰病四十身，嬌癡三歲女」，「自問今年幾，春秋四十初」，「四十未為老，憂傷早衰惡」，「莫學二郎吟太苦，才年四十鬢如霜」，「下有獨立人，年來四十一」，「若為重入華陽院，病鬢愁心四十三」，「已年四十四，又為五品官」，「面瘦頭斑四十四，遠謫江州為郡吏」，「行年四十五，兩鬢半蒼蒼」，「四十六時三月盡，送春爭得不慍慍」，「我今四十六，衰悴臥江城」，「鬢髮蒼浪牙齒疏，不覺身年四十七」，「明朝四十九，應轉悟前非」，「四十九年身老日，一百五夜月明天」，「衰鬢磋砣將五十，關河迢遞過三千」，「青山舉眼三千里，白髮平頭五十人」，「宦途氣味已諳盡，五十不休何日休」，「五十江城守，停杯忽自思」，「莫學爾兄年五十，蹉跎始得掌絲綸」，「五十未全老，尚可且歡娛」，「長慶二年秋，我年五十一」，「二月五日花如雪，五十二人頭似霜」，「老校於君合先退，明年半百又加三」，「前歲花前五十二，今年花前五十五」，「倘年七十猶強健，尚得閒行十五春」，「去時十一二，今年五十六」，「我年五十七，榮名得幾許」，「我年五十七，歸去誠已遲」，「身為三品官，年已五十八」，「五十八翁方有後，靜思堪喜亦堪嗟」，「半百過九年，豔陽殘一日」，「火銷燈盡天明後，便是平頭六十人」，「六十河南尹，前途足可知」，「不准擬身年六十，上山仍未要人扶」，「不准擬身年六十，遊春猶自有心情」，「我今悟已晚，六十方退閒」，「今歲日餘二十六，來歲年登六十二」，「心情多少在，六十二三人」，「六十三翁頭雪白，假如醒黠欲何為」，「行年六十四，安得不衰羸」，「我今六十五，走若下坡輪」，「年開第七秩，屈指幾多人」，「五十八歸來，今年六十六」，「無憂亦無喜，六十六年春」，「共把十千沽一斗，相看七十欠三年」，「七十欠四歲，此生那足論」，「六十八衰翁，乘衰百疾攻」，「又問年幾何，七十行欠二」，「更過今年年七十，假如無病亦宜休」，「今日行年將七十，猶須慚愧病來遲」，「且喜同年滿七十，莫嫌衰病莫嫌貧」，「舊語相傳聊自慰，世間七十老人稀」，「嶮然七十翁，亦足稱壽考」，「昨日復今辰，悠悠七十春」，「人生七十希，我年幸過之」，「白鬢如雪五朝臣，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一」，「行開第八秩，可謂盡天年」，「吾今已年七十一，眼昏須白頭風眩」，「七十人難到，過三更較稀」，「七十人難再到，今春來是別花來」，「七十三翁旦暮身，暫開險路作通津」，「風光拋得也，七十四年春」，「壽及七十五，俸沾五十千」，其多如此。蘇公素重樂天，故間亦效之，如「龍鍾三十九，勞生已強半，歲暮日斜時，還為昔人歎」，正引用其語。又「四十豈不知頭顱，畏人不出何其愚」，「我今四十二，衰發不滿梳」，「憶在錢塘正如此，回頭四十二年非」，「行年四十九，還此北窗宿」，「吾年四十九，賴此一笑喜」，「嗟我與君皆丙子，四十九年窮不死」，「五十之年初過二，衰顏記我今如此」，「白髮蒼顏五十三，家人強遣試春衫」，「先生年來六十化，道眼已入不二門」，「紛紛華髮不足道，當返六十過去魂」，「我年六十一，頽景薄西山」，「結髮事文史，俯仰六十逾」，「與君皆丙子，各已三萬日」。玩味莊誦，便知閱年譜也。天將富此翁唐劉仁軌任給事中，為宰相李義府所惡，出為青州刺史。及代還，欲斥以罪，又坐清船覆沒免官。其後百濟叛，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。仁軌謂人曰：「天將富貴此翁邪！」果削平遼海。白樂天有《自題酒庫》一篇，云：「身更求何事，天將富此翁。此翁何處富，酒庫不曾空。」注云：「劉仁軌詩：『天將富此翁。』以一醉為富也。」然則唐史以此為仁軌之語，而不言其詩，為未審耳。

白公說俸祿白樂天仕宦，從壯至老，凡俸祿多寡之數，悉載於詩，雖波及他人亦然。其立身廉清，家無餘積，可以概見矣。因讀其集，輒敘而列之。其為校書郎，曰：「俸錢萬六千，月給亦有餘。」為左拾遺，曰：「月慚諫紙二千張，歲愧俸錢三十萬。」兼京兆戶曹，曰：「俸錢四五萬，月可奉晨昏。凜祿二百石，歲可盈倉困。」貶江州司馬，曰：「散員足庇身，薄俸可資家。」《壁記》曰：「歲凜數百石，月俸六七萬。」罷杭州刺史，曰：「三年請祿俸，頗有餘衣食。」移家人新宅，罷郡有餘資。」為蘇州刺史，曰：「十萬戶州尤覺貴，二千石祿敢言貧。」為賓客分司，曰：「俸錢八九萬，給受無虛月。」嵩洛供雲水，朝廷乞俸錢。」老宜官冷靜，貧賴俸優饒。」官優有祿料，職散無羈縻。」官銜依口得，俸祿逐身來。」為河南尹，曰：「厚俸如何用，閒居不可忘。」不赴同州，曰：「誠貪俸錢厚，其如身力衰！」為太子少傅，曰：「月俸百千官二品，朝廷僱我作閒人。」又問俸厚薄，百千隨月至。」七年為少傅，品高俸不薄。」其致仕，曰：「全家遁此曾無悶，半俸資身亦有餘。」俸隨日計錢盈貫，祿逐年支粟滿困。」壽及七十五，俸占五十千。」其泛敘曰：「曆官凡五六，祿俸及妻孥。」料錢隨官用，生計逐年營。」形骸g 俛班行內，骨肉勾留俸祿中。」其它人者，如陝州王司馬曰：「公事閒忙同少尹，俸錢多少敵尚書。」劉夢得罷賓客，除秘監，祿俸略同，曰：「日望揮金賀新命，俸錢依舊又如何！」歎洛陽、長水二縣今日：「朱紱洛陽官位屈，青袍長水俸錢貧。」其將下世，有《達哉樂天行》，曰：「先賣南坊十畝園，次賣東郭五頃田。然後兼賣所居宅，髣髴獲緡二三千。但恐此錢用不盡，即先朝露歸夜泉。」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，雖日飲食泉，亦知斟酌矣。觀其生涯如是，東坡云：「公廩有餘粟，府有餘帛。」殆亦不然。

白居易出位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，盜殺武元衡，京都震擾。居易首上疏，請亟捕賊，刷朝廷恥，以必得為期。宰相嫌其出位，不悅，因是貶江州司馬。此《唐書》本傳語也。案是時宰相張弘靖、韋貫之，弘靖不足道，貫之於是為失矣。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：「左降詔下，明日而東，思欲一陳於左右，去年六月，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，迸血體，磔發肉，所不忍道。合朝震栗不知所云，僕以書籍以來，未有此事。苟有所見，雖吠犬皂隸之臣，不當默默，況在班列，而能勝其痛憤耶？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，僕之書奏日午人。兩日之內，滿城知之，其不與者，或語以偽言，或陷以非語，皆曰：『丞、郎、給、舍、諫官、御史，尚未論請，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？』僕聞此語，退而思之，贊善大夫誠賤冗耳，朝廷有非常事，即日獨進封章，謂之忠，謂之憤，亦無愧矣！謂之妄，謂之狂，又敢逃乎？以此獲辜，顧何如耳，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！」白之自述如此。然則一時指為出位者，不但宰相而已也。史又曰：「居易母墜井死，而賦《新並篇》，以是左降。」前書所謂不以此為罪名者，是已。

醉翁亭記酒經歐陽公《醉翁亭記》、東坡公《酒經》，皆以也字為絕句。歐陽二十一也字，坡用十六也字，歐記人人能讀，至於《酒經》，知之者蓋無幾。坡公嘗云：「歐陽作此記，其詞玩易，蓋戲云耳，不自以為奇特也。而妄庸者作歐語云：『平生為此文最得意。』」又云：『吾不能力退之畫記，退之不能為吾《醉翁亭記》。』此又大妄也。」坡《酒經》每一也字上必押韻，暗寓於賦，而讀之者不覺，其激昂淵妙，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，今盡載於此，以示後生輩。其詞云：「南方之氓，以糯與粳，雜以卉藥而為餅，嗅之香，嚼之辣，揣之杌然而輕，此餅之良者也。吾始取面而起肥之，和之以姜液，杰之使十裂，繩穿而風戾之，愈久而益悍，此曲之精者也。米五為率，而五分之，為三者一，為五升者四，三者以釀，五升者以投，三投而止，尚有五升之贏也。始釀，以四兩之餅，而每投以二兩之曲，皆澤以少水，足以散解而勻停也。釀者必甕按而并泓之，三日而并溢，此吾酒之萌也。酒之始萌也，甚烈而微苦，蓋三投而後平也。凡餅烈而曲和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，以舌為權衡也。既溢之三日乃投，九日三投，通十有五日後定也。既定乃注以水，凡水必熟而冷者也。凡釀與投，必寒之而後下，此炎州之令也。既水五日乃答，得二有半，此吾酒之正也。先答半日，取所謂贏者為粥，米一而水三之，揉以餅曲，凡四兩，二物並也。投之糟中，熟攪而再釀之，五日壓得有半，此吾酒之少勁者也。勁、正合為四，又五日而飲，則和而力、嚴而不猛也。答絕不旋踵而粥投之，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。釀久者酒醇而豐，速者反是，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。」此文如太罕八珍，咀嚼不嫌於致力，則真味愈雋永，然未易為後快者言也。

白公感石白樂天有《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》，其末云：「共嗟無此分，虛管太湖來。」注：「與夢得俱典姑蘇，而不獲此石。」又有《感石上舊字》云：「太湖石上鑄三字，十五年前陳結之。」案陳結之並無所經見，全不可曉。後觀其《對酒有懷寄李郎中》一絕句，曰：「往年江外拋桃葉，去歲樓中別柳枝。寂寞春來一杯酒，此情唯有李君知。」注曰：「桃葉，結之也；柳枝，樊素也。」然後結之之義始明。樂天以病而去柳枝，故作詩云：「兩枝楊柳小樓中，嫋娜多年伴醉翁。明日放歸歸去後，世間應不要春風。」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，又答之云：「誰能更學孩童戲，尋逐春風捉柳花。」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，如云「病共樂天相伴住，春隨樊子一時歸」，「金羈駱馬近貫卻，羅袖柳枝尋放還」，「觴詠罷來賓閣閉，簽歌散後妓房空」皆是也，讀之使人淒然。

禮部韻略非理《禮部韻略》所分字，有絕不近人情者，如東之與冬，清之與青，至於隔韻不通用。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，必強立說，然終為非是。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，仍義訓不一。頃紹興三十年，省闈舉子兼經出《易簡天下之理得賦》。予為參詳官，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莘云：「簡字韻甚窄，若撰字必在所用，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，如『雜物撰德』，『體天地之撰』，『異夫三子者之撰』，『欠伸，撰杖屨，之類，皆不可用。』予以白知舉，請揭榜示眾。何通遠諫議，初亦難之，予曰：「倘舉場皆落韻，如何出手？」乃自書一榜。榜才出，八廂邏卒，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，即錄以報主者。士人滿簾前上請，予為逐一剖析，然後退。又靜之與靚，其義一也，而以靜為上聲，靚為去聲。案《漢書》賈誼《服賦》「澹虛若深淵之靚」，顏師古注「靚與靜同」。《史記》正作靜。揚雄《甘泉賦》「暗暗靚深」，注云「靚即靜字耳」。今析入兩音，殊為非理。予名雲竹莊之堂曰「賞靜」，取杜詩「賞靜憐雲竹」之句也。守僧居之，頻年三易，有道人指曰：「靜字左傍乃爭字，以故不定疊。」於是撤去元扁，而改為「靚」雲。

唐臣乞贈祖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，餘官只贈父耳。而長慶中流澤頗異，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楊於陵，回贈其祖為吏部郎中，祖母崔氏為郡夫人。馬總准制贈亡父，亦請回其祖及祖母。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。非常制也。是時，崔植為相，亦有《陳情表》云：「亡父嬰甫，是臣本生；亡伯祐甫，臣今承後。嗣襲雖移，孝心則在。自去年以來，累有慶澤，凡在朝列，再蒙追榮，或有陳乞，皆許回授。臣猥當寵擢，而顯揚之命，獨未及於先人。今請以在身官秩，並前後合敘勳封，特乞回充追贈。」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。伯兄文惠執政，乞以己合轉官回贈高祖，既已得旨，而為後省封還。固近無此比，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。

承習用經語誤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，初不考其訓故者，如：《邶·谷風》之詩，為淫新昏棄舊室而作，其詞曰：「宴爾新昏，以我御窮。」宴，安也，言安愛爾之新昏，但在我御窮苦之時，至於富貴則棄我。今人乃以初娶為宴爾，非惟於詩意不合，且又再娶事，豈堪用也。《抑》之詩曰：「訐謨定命，遠猶辰告。」毛公曰：「訐，大也；謨，謀也；猶，道也；辰，時也。」猶與猷同。鄭箋曰：「猶，圖也，言大謀定命。為天下遠圖庶事，而以歲時告施之，如正月始和布政也。」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，今詞臣乃用於制詔，以屬臣下，而臣下於表章中亦用之，不知其與「入告爾後」之告不侔也。《生民》之詩曰：「誕彌厥月。」毛公曰：「誕，大也；彌，終也。」鄭箋言：「后稷之在其母，終人道十月而生。」案訓彌為終，其義亦未易曉。至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酋矣。」既釋彌為終，又曰酋終也，頗涉煩復。《生民》凡有八誕字「誕真之隘巷」，「誕真之平林」，「誕真之寒冰」，「誕真匭匭」，「誕后稷之穡」，「誕降嘉種」，「誕我把如何」，若悉以誕為大，於義亦不通。它如「誕先登於岸」之類，新安朱氏以為發語之辭，是已。莆田鄭氏云：「彌只訓滿，謂滿此月耳。」今稱聖節曰降誕，曰誕節，人相稱曰誕日、誕辰、慶誕，皆為不然。但承習膠固，無由可革，雖東坡公亦云「仰止誕彌之慶」，未能免俗。書之於此，使子弟後生輩知之。《左傳》：「王使宰孔賜齊侯胙，齊侯將下拜，孔曰：『天子使孔曰，以伯舅耄老，無下拜。』」對曰：『天威不遠顔咫尺，敢不下拜。』下拜登受。」謂拜於堂下，而受胙於堂上。今人簡牘謝餽者，輒曰「謹已下拜」，猶未為甚失，若「天威不遠顔咫尺」，則上四字為天子設，下三字為人臣設，故注言：「天鑒察不遠，威嚴常在顔面之前。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顔，或曰咫尺、咫尺之顔，全與本指爽戾。如用龍顔、聖顔、天顔之類，自無害也。

長慶表章唐自大歷以河北三鎮為悍藩所據，至元和中，田弘正以魏歸國，長慶初王承元、劉總去鎮、幽，於是河北略定。而穆宗以昏君，崔植、杜元穎、王播以庸相，不能建久長之策，輕徒田弘正，以啟王庭湊之亂，繆用張弘靖，以啟朱克融之亂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眾，裴度元臣宿望，烏重嗣、李光顏當時名將，屯守逾年，竟無成功，財竭力盡，遂以節鉞授二賊，再失河朔，訖於唐亡。觀一時事勢，何止可為痛哭！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：「陛下自即大位，及此二年，無中車汗馬之勞，而坐平鎮、冀；無亡弓遺鏃之費，而立定幽燕。以謂威靈四及，請為『神武』。」君臣上下，其亦云無羞恥矣。此表乃白居易所作。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為宰相，恐裴度復有功大用，妨己進取，多從中沮壞之。度上表極陳其狀，帝不得已解稹翰林，恩遇如故。稹怨度，欲解其兵柄，勸上罷兵。未幾拜相，居易代作《謝表》，其略云：「臣遭遇聖明，不因人進，擢居禁內，訪以密謀。恩獎太深，讒謗並至。雖內省行事，無所愧心，然上贖宸聰，合當死責。」其文過飾非如此。居易二表，誠為有玷盛德。

元白制科元、白習制科，其書後分為四卷，命曰《策林》。其《策頭》、《策項》各二道，《策尾》三道，此外曰《美謙遜》、《塞人望》、《教必成》、《不勞而理》、《風化澆樸》、《復雍熙》、《感人心》之類，凡七十五門，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，備載於文集雲。

八種經典開士悟入諸佛知見，以了義度無邊，以圓教垂無窮，莫尊於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字。證無生忍，造不二門，住不可思議解脫，莫極於《維摩經》，凡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二字，攝四生九類，入無餘涅槃，實無得度者，莫先於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，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。壞罪集福，淨一切惡道，莫急於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，凡三千二十字。應念順願，願生極樂土，莫疾於《阿彌陀經》，凡一千八百字。用正見，觀真相，莫出於《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》，凡六千九百九十字。詮自性，認本覺，莫深於《實相法密經》，凡三千一百五十字。空法塵，依佛智，莫過於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，凡二百五十八字。是八種經典十二部，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。三乘之要旨，萬佛之秘藏，盡矣。唐長慶三年，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經，白樂天為作碑文，其敘如此。予竊愛其簡明潔亮，故備錄之。